

謝憐躺在冰冷的地上，臉上覆蓋著那張半哭半笑的悲喜面，白無相在一旁，似乎在欣賞他這副和自己如出一轍的模樣。

那悲喜面用一股詭異的力量緊緊貼合著謝憐的臉，他怎麼也拉不下來。白無相道：「戴著吧。別徒勞掙扎了。你想出去嗎？只要你按我說的去，你就可以很快衝破銅爐了。」

謝憐只當他不存在。

白無相總是在他那裡討沒趣，卻總是不肯放棄，嘆道：「我們本來可以成爲最強的師徒和最好的朋友，爲什麼你一定要如此叛逆？」

謝憐總算停下了動作，反感地道：「你少用一副歷經滄桑看透人心的口吻來教導我，我的一點也不想要有你這種老師和朋友。」

他的嫌棄已經表露無疑，白無相冷笑道：「我知道，在你心目中，能教導你的人，一個是國師，一個是君吾，是嗎？」

他口氣詭異，彷彿有些不屑和好笑。謝憐不打算跟他糾纏這個，問起了別的：「郎螢，是永安國第一位太子？」

郎螢是永安人，患過人面疫，那個小太子是謝憐能想到的唯一人選。白無相道：「不錯，就是你把郎英的屍體千刀萬剮後，打暈了又扔在永安皇宮，還放了一把火送他的那個太子。」

那永安太子本是郎英的一個姪子，只怕就是在那時候，郎英屍體上殘存的人面疫毒感染了他。謝憐又道：「爲什麼他的人面疫沒有傳染給別人？」

白無相道：「因爲永安皇宮的人發現他染病了。爲了不讓他傳染給別人，派了人打算用被子